

■ 张佳林



“圣经”原来也可以很动人

——由钢琴家席夫北京独奏会想到的

像 2月27日安德烈·席夫独奏会这样的曲目单，只可能出现在音乐学院内部学术性音乐会或超级大师的独奏会上，因为这种类似于“布道”的曲目安排只有两种可能：枯燥的《圣经》诵读，或者把《圣经》演绎的令人感动。巴赫的“平均律”是钢琴文献中的“旧约”，钢琴专业学生的高级教材，而非业余爱好者的常规欣赏对象；贝多芬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是钢琴文献中的“新约”，其中几首带标题的如《悲怆》、《月光》、《热情》等也是很受欢迎的名曲，然而最后两首 OP.110、111 却属于贝多芬奥妙、艰深的晚期作品，也非能在音乐会上“有效果”的曲目。因此若非是席夫“匈牙利钢琴三杰”、“超一流大师”的号召力，这样的曲目单可能会吓跑相当一部分能搞到“赠票”的听众。即便如此，如果席夫在曲目单中减掉几首“平均律”，加上一首莫扎特奏鸣曲或一组舒伯特《音乐瞬间》，或许当晚大剧院音

乐厅就不会剩下那两成左右的空座了。

但如果真是换成这样一个更“面向大众”的曲目单，当晚音乐会后也许就不会是那种出自身心洗礼之后由衷愉悦的掌声了，虽然可能会更“热烈”，但是留在听众内心的沉淀会少很多。巴赫和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并不比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作品更“深刻”，事实上“深刻”与否并非完全由作品决定，更在于“怎么听”。习惯于“听热闹”的看到这样的曲目单肯定就不来了；专业院校的学生看到这样的曲目单也要掂量一下自己能否“扛得住”。能买票来听的人都是带着一颗“朝圣”的心，这样营造出的气场氛围反而更利于听众和演奏家“入定”。

这样的曲目单对于其他演奏家而言是冒险，对于席夫而言却是最保险的：他的世界性声誉就开始于他那套被《企鹅杂志》评为三星带花（最高分）的“平均律”全集，至今与



埃德温·菲舍尔、李赫特、古尔德、尼古拉耶娃等等名版并列最为著名的“平均律”唱片录音之一；他于2007年发行的贝多芬奏鸣曲全集的现场录音被许多资深乐迷誉为“脱胎换骨”的演奏，并以此晋身为“殿堂级”大师。因此上半场是他出道时的“成名曲”，下半场是他近年来的“主打曲”，这样的曲目安排对于了解席夫的乐迷而言反而是不可抗拒的。

席夫现场的演奏也印证了这两套“圣经”对于他的特殊意义：上半场“平均律”第二册第1-12首和他唱片中的演奏风格一致：严谨、细致，音色浑圆，层次清晰。我更喜欢他对于赋格的处理：声部交代得很清楚明白，但并不刻意将主题声部明显突出，而是着重于低声部的走向刻画：不是一个一个“低音”，而是如合唱中的低声部演唱，使赋格的层次不仅只有音响的时间感，还有了建筑般的空间感。在技术层面，他的触键清晰利落，富于变化：听他弹每一首前奏曲，明显能够感受到演奏家对于不同乐器的想象：有时是管风琴，有时是羽管键琴，这些都是通过不同的触键，达到不同的音响效果。稍有遗憾的是，此时我坐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并没有感受到比坐在音响前听唱片更多的灵感和触动，就好比新鲜的水果，没有让我觉得比罐头好吃一样。上半场的席夫以“和唱片中一样”的表现证明了他超一流的技术能力和稳定的音乐驾驭能力，同时也考验了听众们对于连续听完12首前奏曲与赋格的“定力”：除了在第10首之后有三五位听众可能是因为数错了而鼓了几下掌之外，绝大多数观众的表现堪称完美。

也许是因为巴赫“平均律”和贝多芬《奏鸣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所以上、下半场的席夫也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甚至连钢琴的音质的都发生了变化：一下子变得通透、洪亮，音色变化也更加细腻。对于席夫这一代20世纪70年代出道的钢琴家，宏阔的音质和漂亮的音色是基本的素质要求，他们必须能够在3000以上的大音乐厅里使钢琴保持足够的声压，并且满足听众们已经被唱片“惯坏了”了的耳朵所习惯的精致音色。因此当下半场一开始席夫把OP.110第一乐章主部主题弹得如此富于听觉快感的时候，我并不得意外。但是随着作品的层层展开，我逐渐没有了足够的清醒来分析他多变的音色、准确的踏板、精妙的分句等等精湛的技术表现，而是陷入他浑然一体的音乐幻境中，随之御风而行。上半场那个认认真真弹琴、理性的席夫，在真正充分释放了自己，进入了贝多芬晚年敏感复杂的感性世界之后，才真正展现出顶级音乐艺术家催眠般的魅力，将如此艰深甚

至晦涩的作品诠释的如此亲切、温暖。唯一令我“出戏”的地方，是第三乐章的赋格：以他演奏巴赫的功底，演奏这段技巧复杂的赋格显得惊人的游刃有余，以至于我不得不又回到“技巧层面”来欣赏他卓越的演奏。

席夫演奏的OP.111第一乐章令人想起了“键盘狮王”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那果断、凝练、“纯爷们”的魅力，也从中能够推出他在1974年获得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大奖时的风采——过去一直无法把那个专弹古典与巴洛克时期作品的学者型钢琴家席夫，和都是技巧超人的老柴比赛获奖者联系在一起。从这个乐章他表现出的简练、精准、富于爆发力的技术手法中，可以证明他后来对于曲目的选择完全是出于个人偏好，而非是技术能力的限制。他演奏的第二乐章变奏曲主题又令人想起施纳贝尔（Aurur Schnabel）那极富于歌唱性、充满灵感的旋律设计，以及如少女水汪汪的大眼睛般干净的音色。难得钢琴家能够展现出这种如顶级声乐家般，令人屏气凝神的超凡魅力，仅此一个16小节的主题陈述，已经不枉多位乐迷从上海专程来京聆听本场音乐会的热心了。从第33小节至105的复杂节奏和多声部段落，席夫演奏的狂而不乱，展示出富于动感的迷幻气氛，这或许正是晚年身心都濒于崩溃边缘的贝多芬最熟悉的气氛。之后的幻想性尾声可能是最难“处理”的音乐，记谱法的局限性在这里表露出来——通过乐谱我们能够了解声音的音高、和声、时长、和大概的音量，却无法看出音色、呼吸和细微的速度、力度变化。因此对于这种及其微妙的音乐，演奏者的“二度创作”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于这段尾声，我最喜欢埃德温·菲舍尔（Edwin Fischer）的演绎。尽管用一个人的唱片录音和另一个人的现场演奏作比较是不公平也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席夫的这段尾声确实令我有点走神儿，与之前幻境般的演奏有些脱节。

加演的两首舒伯特即兴曲其实并没有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比起之前入了“化境”的贝多芬，这两首舒伯特的演奏并没有更多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漂亮的音色、舒展的歌唱性依然，但并非独一无二的精彩。我倒是觉得在OP.111这样的作品，和如此出神入化的演奏之后不需要任何加演，音乐会反而会留给听众留下更纯粹、久远的印象——给的多不一定就合算。

其实无论是巴赫的“平均律”还是肖邦的《前奏曲》，对于绝大多数对西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的民众而言，它们在知名度上根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而对于关注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来说，一张曲目很“学术”的节目单并不会把他们挡在音乐厅之外，甚至更能勾起他们的好奇心。瓦格纳的“指环”、马勒、布鲁克纳的交响曲等等这些艰深的作品在国内票房的不俗成绩同样能证明这一点，关键在于什么人来演。这就像当初相声、电影同样不景气，并非是上演和上映的作品“不够雅俗共赏”、“过于专业”，而是演出和制作的水准缺少让观众花钱、花时间的理由。对于席夫这样的顶级大师，能够让他演奏自己最拿手的曲目，就是演出主办方对观众最大的尊重和实惠，这也才是古典音乐真正可行的“普及”之道。

张佳林 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